

以色列卡梅尔剧院舞台剧三度来京上演,改编自契诃夫三部短篇小说

《安魂曲》吟唱忧伤黑色童话



《安魂曲》中,一辆马车、一棵枯树,一栋房屋都由演员扮演,充斥着一种荒凉感。

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

新京报讯 (记者陈然) 一对农村老夫妇的死亡,一位年轻母亲的悲伤,一位车夫的丧子之痛。曾两度来京演出的以色列卡梅尔剧院舞台剧《安魂曲》,昨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,本轮演至8月15日。

流淌出契诃夫式的深邃与诗意

《安魂曲》改编自契诃夫的三部短篇小说《苦恼》

《在峡谷中》和《露希尔的小提琴》。编剧、导演哈诺奇·列文的改编,让这部戏的台词也是“契诃夫式”的:在看似寻常的日常语言下,流淌着一种缓慢而深邃的诗意。比如在第一个故事中,一生不得志的老人分秒不停地计算着利润与损失,老妇人则像传送带一样将衣服、柴火、扫帚、水桶接过来、送出去,象征生活如陀螺般索然寡味的重复。直到妻子时日无多,老人才第

一次认真打量起这位执手相伴半个世纪的女人:“我们在一起五十二年,漫长的岁月,怎么在所有这些时间里,我甚至一次都没想到过你,没注意过你”。

八旬演员演出生命质感

八十多岁的老演员约瑟夫·卡蒙,从《安魂曲》1999年首演开始就参与了演出,如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。他

在剧中饰演的“老人”,充满质朴无华的生命质感,更可贵的是,他的每一句台词都能准确清晰地传送到观众席的最后一排。

在这个破败而简陋的舞台上,几乎没有布景可言。剧中,一辆马车、一棵枯树,一栋房屋都由演员扮演,时时刻刻都充斥着朴拙又荒凉的游戏感。音乐也是戏的一大亮点,现场乐队与歌者天籁般的声音吟诵出的诗篇成为全剧的点睛之笔。

人物小传

哈诺奇·列文(1943-1999)

以色列国宝级剧作家、戏剧导演,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。列文的一生创作了63部戏剧作品,其中他自己亲自执导了22部。《安魂曲》是哈诺奇·列文生命最后时期的作品,由以色列卡梅尔剧院首演于1999年3月。同年8月,列文因癌症去世。



舞台应呈现人的精神世界

我2006年在首都剧场看了《安魂曲》,它由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,但没有照搬小说,而是从小说出发,将故事融入编导哈诺奇·列文的戏剧语言里。这部戏很有创意,又不是单纯玩形式。三个故事透着人生的滋味,看完以后有种诗意的、微妙的、深远的

的悲凉。

《安魂曲》与我们当下浮躁的戏剧环境、社会环境是完全对立的。我们很多戏是用强烈的戏剧手段来吸引人,作为创作者,这部戏给我的启示是舞台应该去呈现人的精神世界。

——剧作家万方

将痛苦的感受外化出来

2004年国语做了戏剧季“永远的契诃夫”请来了《安魂曲》。这部戏的舞台布景很简单,它带有荒诞感的表演,不拘泥于故事层面的造型处理,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苍凉的天空有人举着一只大雁飞过去,一群人在马车上浑浑噩噩的生活的状态,还有枯树落

花,这都不是现实的呈现,而是将痛苦的感受外化出来的表达。

《安魂曲》不靠舞台的豪华制作取胜,而是深刻挖掘和提炼了契诃夫原作的文学性,转化成为具有象征性的凝练简洁的舞台语言,简洁而又强烈。

——戏剧导演王晓鹰

赖声川和王伟忠合作话剧讲述台湾眷村文化,九月再登陆保利剧院

《宝岛一村》四度进京

新京报讯 (记者刘玮)2009年底,导演赖声川和台湾制作人王伟忠合作的话剧《宝岛一村》曾成功地将台湾眷村文化介绍到北京,而在这个秋天,这部大戏将第四度在北京上演。昨日,《宝岛一村》举行发布会,该剧将于9月29日到10月1日登陆保利剧院。该剧主演之一屈中恒表示,虽然自己已经演过123场,但每次登上舞台,还是会跟随人物一起流泪、大笑。



屈中恒称剧中角色有父亲的影子。

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

眷村故事感动全场

作为近年来台湾戏剧在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作品,《宝岛一村》自2008年底在台湾首演,至今已经上演过123场。虽然已经是四度进京,但开票不到两周,目前已经卖出三分之二的门票。回忆起当年第一次演出的情景,屈中恒表示,当时大家都紧张,剧中角色最多的演员一个人要演八个角色,大家匆匆忙忙演完,谢幕的时候,全场观众起立鼓掌,所有的演员都哭了。也正是因为剧中所讲述的眷村故事,也引起了一代人的回忆,屈中恒坦言,这部戏也吸引到了很多平时不会看戏的老年人,他们中很多都是拄着拐、孙子陪着来的。

剧中角色有父亲的影子

对于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屈中恒来说,《宝岛一村》有着特殊的意义,“我父亲就是台湾的外省人,像他们这一批人,1949年来到台湾以后,一直到现在。台湾几经变迁,他们的时代过去了。如果没有《宝岛一村》的话,谁还会提这个故事?”屈中恒告诉记者,《宝岛一村》最开始彩排的时候,赖声川一度安排他去出演另一个戏份比较少的角色,最后才又调回到原来的主演“老赵”。在屈中恒看来,自己饰演的“老赵”实际上也有自己父亲的影子,“我爸爸也是这样,很喜欢帮助别人,在村子里的时候都会忙很多事,这部戏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父亲。”

整形手术变身行为艺术引争议

新京报讯 (记者李健)整形手术也能成为艺术吗?近日开展的“整形:韩啸行为艺术展”便挑战了我们的常识。韩啸曾是整形医生,近年开始进行艺术实践,而此番更是将整形手术直接贴上了艺术的标签。对于外界质疑整形能否成为艺术,韩啸称每个人的作品都与其经历有关,自己有过整形外科医生的身份,所以对整形手术进行了艺术的思考。

当日下午在某医院手术室内,韩啸及助手为一位女性做了一场整形手术。手术室外,三台屏幕直播了手术室内做手术的过程。而这整个过程便是韩啸的行为艺术展。

此次展览策展人彭锋则告诉记者,这是一个特别的艺术样式,它挑战了我们现有的看法。但是当代艺术更多地是引起问题,而不是解决问题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“整形”是一个成功的艺术事件。

国外相关艺术案例
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法国艺术家奥兰实施了圣-奥兰再生计划。通过一系列的整形手术,她拥有了波提切利笔下维纳斯的下巴,格罗姆画中普绪客的鼻子,布歇作品中欧罗巴的嘴唇,一幅枫丹白露画派画作中戴安娜的眼睛,还有达·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前额。